

# 动结式在几个句式中的分布 及其习得偏误分析

徐红霞<sup>①</sup>

## The Distribution and Error Analysis of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Xu Hongxi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 essay has discussed the distribution of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V<sub>rs</sub>) in basic sentences, verb-copying sentences and “ ” sentences.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e rules of V<sub>rs</sub>'s distribution in these sentence patterns and also analyzed the reasons why they are distributed in this way. In addition, the conditions for some exceptions to occur are also discussed. Based on these discoveri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errors that foreign learners of Chinese tend to make when they use V<sub>rs</sub>.

[Keywords]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V<sub>rs</sub>); argument structure; basic sentences; verb-copying sentences; “ ” sentences; error analysis

### 、引言

朱德熙先生(2001)曾指出:“动补结构是现代汉语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句法结构。印欧语里没有跟它相对应的格式。简单的动补结构是两个动词或者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构成

动结

所要论述的动结式就是朱德熙在此处所说的“简单的”

的缩略性，“从逻辑意义上来分析，它包含着两句却只是一个单句”<sup>①</sup>。下面含有动结式的单句动词的句子(即“两个表述”)：

- 我累了
- 窗户纸破了
- 风吹倒了日本队+日本队败了
- 中国队打了他懂你的话了
- 听了你的话

元是语义结构描写中论元结构理论中的术语。生成成分都是论元。在本文讨论的含动结式的句

前面的句子就是动结式的论元结构，而分解后，补语动词的论元结构之和。进一步观察，我们结构和补语动词分别有其各自的主体论元和客体论元(有时候也可能相异。如在上面的例子中，(1)中“累”的主体论元指称相同，都指向“我”；(2)中“吹”、“破”的主体论元指向“窗户纸”；(3)中“吹”、“破”的主体论元和补语动词“败”的主体论元指向“中国队”，其客体论元和补语动词“败”的主体论元指向“懂”的述语动词“听”和补语动词“懂”的主体

例句：

- a. 衣服洗累了。 c. 我洗衣服洗累了。
- \*我把衣服洗干净了。 c. \*我洗衣服洗干净了。
- 我把衣服洗累”、“洗干净”虽同为动结式，且述语动词相同，但它

有很大差异，而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动结式时经常会试从论元结构理论角度分析动结式在这几个学

R表示补语动词，用VR表示动结式。

词，用I

年第2期。

文》1989年1月。下不能被接受或者接受度极低，在特殊语境下才可以的。可读性会大大降低。

否则文章对特定语境没有依赖性的句子，一般是简单的。主谓没有移位

## 二、动结式在各个句式中的分布

### (一) 动结式在基础句和重动句中的分布

通过上文中对四个例句的分解,我们已经发现含有VR的句子所表达的事件是一个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整合而成的复合事件。根据人类正常的逻辑,总是先有原因后有结果,所以在VR中V在前R在后。我们将这一语义结构映射到句法层面上,就不难理解VR在句子中的这种论元结构:在没有特殊标记的情况下,VR之前的句法位置一般提供V的论元(原因事件的参与者),而VR之后的句法位置则一般提供给R的论元(结果事件的参与者)。在无标记的情况下,VR之前的句法位置是主语位置,VR之后的位置是宾语位置。

根据这一规则,我们很容易对像例(2)这样的表达作出解释,“大风”是V的论元(代表原因事件的参与者),“窗户纸”是R的论元(代表结果事件的参与者),根据上面的规则将VR之前的主语位置留给“大风”,将VR之后的宾语位置留给“窗户纸”,就得到了例(2)这样的表达。我们很简单地得到这个句子是因为在此例中V和R都仅涉及一个论元且指称不相同,而现实中的很多VR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当V和R的论元有重叠且V、R不只涉及一个论元时,这一规则便遇到了困难,如例(5)。在此例中,V涉及两个论元,即主体论元“我”和客体论元“衣服”,R仅涉及一个主体论元“我”。这时按照上面的规则,我们将VR之前的句法位置留给V的论元“我”和“衣服”,将VR后的句法位置留给R的论元“我”,那么我们将整合出“我衣服洗累了我”或者“衣服我洗累了我”这样的表达,但这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我们能够接受的是(5)c这样的表达。这一情况说明VR在重动句中的分布无法简单地用我们以上提到的规则来解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

施春宏(2005)在分析VR的论元结构整合问题时,曾根据V和R所支配的主体论元和客体论元之间不同的指称关系来对VR进行分类。同指(co-referential)关系就是指两个论元所指相同,异指(disjunct referential)关系就是指两个论元所指不同。据此,V和R的论元之间便包含以下几种指称关系:主体同指和主体异指(V和R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或相异);客主同指和客主异指(V的客体论元和R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或相异);客体同指和客体异指(V和R的客体论元所指相同或相异)。

我们可以据此对前面提到的VR进行分析:在例(1)中,V的主体论元作为原因事件参与者占据VR之前的主语位置不难理解,而此时由于R的主体论元和V的主体论元所指相同,所以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影响下,R的主体论元也叠合到V的主体论元上,与V的主体论元同时占据VR之前的主语位置,而没有形成“我走累了我”这样的句子。在例(2)中,V的主体论元“大风”是原因事件的参与者,因此占据了VR之前的主语位置,而R的论元“窗户纸”与V的主体论元“大风”异指,因此不能形成如例(1)的叠合现象,而只找其他的句法位置;而它作为结果事件的参与者倾向于出现在VR之后的位置,而此位置刚好有空位可以接受它,这样便形成了“大风吹破了窗户纸”这一结构。在例

事件的参与者优先占据了 VR 之前的主语位置,而 VR 之后的宾语位置也被结果时 V 的客体论元看似无处安放,但由于它恰与 R 的客体论元叠合,同时出现在了 VR 之后的宾语位置。论元“你的话”分别同指,V 的主体论元“他”作主语位置,R 的主体论元由于跟 V 的主体论元同指,也作主语这一句法位置;R 的客体论元“你的话”作宾语位置,V 的客体论元由于跟 R 的客体论元同指,也作宾语这一句法位置。

那么以上四例中的论元数均不超过两个,但是,这时句子中的论元数往往不只两个;而由于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基础句中留给 V 和 R 的论元位置为多余的论元提供一个句法位置。鉴于汉语中采用的标记形式是含“动词拷贝式”

我洗衣服 + 布鞋湿了

事件的参与者优先占据了 VR 之前的主语位置,而 R 的客体论元“衣服”无处安放。这时我们只能有果的逻辑顺序,如此我们便得到了例(7)这

总数超过两个的情况,实际上有时候在某些 V 也不得不采用含有“动词拷贝式”的重动句,如“衣服洗累了→我洗衣服+我累了。在此例中,“我”优先占据了 VR 之前的主语位置,R 的主体论元也叠合到主语位置。这时 VR 之后的位置空出,但由于“衣服”仅是原因事件的参与者,跟结果事件参与者的 VR 之后的宾语位置。这多于两个时的含“动词拷贝式”的重动句来表达

例:

“酒”和“饭”,它们也仅是原因事件的参与者,按理应置于结果事件参与者的宾语位置,而应该采用含“醉”和“我吃饭吃饱了”这样的表达,而事实上

(3) 中, V 的主  
置使其客体  
事件的参与者  
好下下的主体  
在(4)中, V  
原因事件的  
有指关系而  
为结果事件的  
有同指关系  
元如将叠  
现实中有很多  
V 的粘合性  
元的位置就只  
无标记的基础  
置我们就不得  
(verb-copying

(7) 我洗  
在例(7)中  
置 R 的主体  
得下下的主体  
标已的拷贝动  
将拷贝动词置  
一含有拷贝动  
例(7)探  
种 R 的论元总  
例(5)中,我们  
V 的主体论元  
元由于跟 V 的  
缺似乎可以  
事件法有直接  
样我们便也  
相的意义。

但上述规  
(8) 我喝  
(9) 我吃  
在例(8)  
照上面规则  
有动词拷贝

们的关注。李临定  
饭”和“酒”，缺乏类  
先生认为：含有“动  
语的情况只是特殊  
他认为“喝酒”、“吃  
合词“吃饭”、“喝酒”  
春宏(2005)则认为  
“酒”和“饭”；而且  
就是说，“酒”和“饭”  
达中可以缺省而完  
喝醉了酒”、“我吃饱  
“茅台”、“米饭”时，  
形式。可见，无论以  
以我们在概括与 VR  
大。

而下面的例子则

者应该叠合，同时  
乎不太接受这种说  
”这样的“把”字句。

下，在含有 V  
一特定意义，但受到  
的情况下，我们  
此外，我们不能为  
元总数不超过两个  
原本属于结果事件

分布的，即可以用  
的，但是 VR 在基  
和“把”字句中的分  
间不同的指示美

跑忘了。

客体同指。如：我听懂了这段英文。→我把这段英文听懂了。

没有客体。如：黛玉哭湿了枕巾。→黛玉把枕巾哭湿了。

客主同指。如：我洗干净了衣服。→我把衣服洗干净了。

含有 VR 的五种类型的基础句及其与“把”字句之间的转换，我们发现：

指，没有客体的 VR 由于仅有一个论元（即 VR 的主语）缺乏变换成分（“把”字句至少需要主语和“把”字宾语两个论元）外，其余带有 VR 基础句均可转换成“把”字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含有 VR 的“把”字句更高，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二部分的例(10)已经提到。这一现象是可以出解释的。

语一般是某一影响、变化、结果广义上的引起者、责任者、施事者，介词个动作的接受对象，即受事者。在大部分的“把”字句中，介词“把”的宾词之间存在着动宾关系。“把”字句的谓语动词一般是具有处置意义后面的宾语移动位置、改变状态或受到一定的影响，“把”字句的句子意词不可能是光杆动词，在表示结果或变化时，动词后边带补语是最常见一述语动词带补语动词的形式恰好满足了这一点，这就为其在“把”字件。

能解释为什么 VR 可以出现在“把”字句中，而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含接受度高于基础句。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

律，在一个句子中，句首和句末的位置最凸显，最容易被人们记忆，因此表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放在这两个位置。含有 VR 的句子本身表达的就是

结果事件共同组成的复杂事件，而 VR 不仅包含 V 这一表达事件原因含 R 这一表达结果事件的补语动词，所以 VR 无疑就是整个句子的重

子中最重要的信息。但是由于其谓词性成分的性质无法置于句首，所以中另一个凸显位置，即句末。而在基础句中句末的位置被 VR 的宾语

R 置于句末，就必须将其后的宾语成分提前，这时我们采用的办法便是

特殊句式，将 VR 的宾语变为“把”字的宾语。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

“把”字句的接受度会高于基础句。

不指出的是，除了如上面 a 这种主体同指，没有客体，也即 VR 没有宾也有个别带宾语的 VR 不能出现在“把”字句中，这种 VR 的补语一般是

得到义的词。如：

赢了三千块钱。→\*他把三千块钱赌赢了。

do,下同)赚了三千块钱。→\*我把三千块钱倒赚了。

均不能变换为相应的“把”字句，但是如果我们把上面两例中的“赢”和们相对应的反义词“输”和“赔”，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出现这一现象

和“赚”表得到义，意为得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应该属于不定的形要求其宾语必须是有定的。这样“把”字句的句义要求和“赢”、“赚”本身

矛盾，所以 R 为“赢”、“赚”的 VR 不能出现在“把”字句中，而像“输”、的词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包含 VR 的“把”字句都是为了符合人类认知考虑,根据与其对应的基础句变换而来的,也就是说含有 VR 的“把”字句和基础句本质上是同源的。

### (三) 动结式在重动句和“把”字句中的分布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含有 VR 的句子中,我们总是优先选用意义,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不得已采用重动句来清楚地表达分布应该是互补的。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与其相对应的基础句变换而来的,两者本质上是同源是,所有含 VR 的“把”字句似乎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重动句和“把”字句的分布也是互补的。通过这两个互相转换,但事实上这一结论并不准确。

存在着个别例外情况,比如“我炒菜炒咸了”就可变换为相应的(01)的解释是“咸”这类补语表示的是对动作行为的评价,而一“把”字句。对比王红旗(2001)的状态发生变化。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进一步分析,一般的补语表示的补语评价个动作行为的 VR 一般是表示偏离义的,即事件的真实结果偏

就不难发现实际上下例:  
离了预期结果,再挖深了。→他们把沟挖深了。  
(13) 他们挖沟事原本预期是“沟”的深度比目前的真实结果“浅”。可见,这种表现在重动句和“把”字句中是由语用层面的预期这一因素引起例(13)表明可以同时出现所谈的句法规则层面的例外。

### (四) 动结式在重动句和“把”字句的混合句中的分布

我们曾提到:当所有论元叠合后的总数超过两个时,为了为多余在上文的第二法位置,我们不得不引入“动词拷贝式”形成重动句这一句式。在这种的论元提供一个重动句的 VR 都是带宾语的,比如例(7)。

情况下,我们得到音的重动句均可将 VR 之后的宾语提前为“把”字宾语,形成重动句和这种 VR 带宾句式,如例(7)即可转换为“我洗衣服把布鞋洗湿了”。这两者之间的转换“把”字句之间的转换本质完全相同。因为本身重动句去除掉其实很好理解,跟其后,即变成了简单的含 VR 的基础句,如例(7)去除掉拷贝动词拷贝动词和紧随其后,就变成了基础句“我洗湿了布鞋”,而根据第三部分我们提到的基“洗”和其宾语“衣服”的转换规则,这个句子完全可以转化为“我把布鞋洗湿了”。这样如基础句和“把”字句,其宾语“衣服”补回这个转化后的“把”字句,即得到了“我洗衣服把布鞋洗湿了”这

## 三、汉语学习者动结式习得偏误分析

我们在上文分析中提到的 VR 不能说的错句类型在汉语学习者学习过程中都有不,其中 VR 之后不能带宾语而带了宾语的错误尤为常见。

动结式在几个句式中的

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VR 在各种句式中的系决定的,因此其意义组合多样,形式复杂,再其他语言中,很少有与之相对应的形式,汉语学习中提到的各种偏误也就不足为奇。为使汉语学习者彻底弄清楚 VR 的使用规则,必须借助本体研究的成果,对产生这一使用进行深入讲解,并在此基础上多加练习才能达到。

5. 述结式的配价结构与成分的整合. 沈阳, 郑定欧主编, 出版社。

- 2005. 动结式的语义关系与句式变换. 语言文字应用, (9)
- 1996. 把/被结构与动词重复结构的互补分布现象. 中国
- 1986. 现代汉语句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94. 也谈补语的表述对象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 200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世界汉语教学
- 2005. 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过程及相关问题. 世界汉语
- 2004. 动结式在几个句式中的分布. 语文研究, (3).
- 1998. 动结式及其后置成分的语义、语法分析. 学术交流
- 2001. 动结式述补结构在把字句和重动句中的分布. 语
- 2001. 动结式 V+Rv 带宾语的标记模式. 语文研究, (4)
- 2002. 动结式“V+Rv”带宾语情况考察. 汉语学习, (5)
- 2001.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朱德熙选集.